



放眼 fang 青山

● 胡维汉 ● 著

fangyanqingshan





放眼青山

fang

fangyanqingshan

● 胡维汉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放眼青山/胡维汉著.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9.4

(我的贵州丛书)

ISBN 978-7-80650-160-3

I. 放… II. 胡…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7087 号

放眼青山

胡维汉 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

(电话 0851-8654672 邮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字数 10.5 印张 2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50-160-3/I·54 定价:2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新添大道测绘院 电话:0851-6300007 邮编:550018

书 前 语

“晚钟出谷”一语，出自郑珍先生《巢经巢诗钞》中。我已九十岁，两眼昏蒙，因省文史研究馆主事和馆友们的鼓励，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为时而作的一些文章根据篇幅的要求拣出来整理出来，得贵州教育出版社的审订，同馆友人王尧礼老弟的校阅，这本主要谈贵州文化的册子得以面世。

我的祖先是从小江西迁入贵州的。我生于斯长于斯，对乡土有很深的感情。近三十年又因从事一些文化活动，加深了对乡土的认识与热爱。贵州各族的先辈艰辛地创造了许多珍贵的精神财富，遗金满地，我才多少拾得一点，而年已入日薄西山之境，“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诉之笔端，成此一册，留下人生一段痕迹，请阅者指教。

陈福桐

2009 年元月

目 录

CONTENTS

一、回望故土

- | | | |
|----|---------|-----|
| 1 | 过年 | 32 |
| 5 | 七月半 | 42 |
| 7 | 品味“过街调” | 43 |
| 9 | 钟鼓楼 | 50 |
| 12 | 吃会酒 | 53 |
| 14 | 留连花街 | 60 |
| 16 | 乔装“小舅子” | 63 |
| 18 | 深夜叫卖声 | 65 |
| 20 | 寺庙参差 | 70 |
| 23 | 打麻将 | 72 |
| 25 | 戏迷 | 78 |
| 28 | 瓷祭 | 82 |
| 30 | 压马路 | 88 |
| 32 | 庭院深深 | 90 |
| 34 | 金钟山下 | 93 |
| 38 | 追怀安顺中学 | 95 |
| 43 | 求业记 | 101 |
| 46 | 猫场记 | 105 |
| 53 | 红板报 | 108 |

目 录

56	情系华严洞	王德福
59	洞穿千古	王德福
62	风遣瀑声入梦来	王德福
65	人在谜中	王德福
67	相看两不厌	王德福
69	山上山下	王德福
72	凝望九溪	王德福
75	水的回望	王德福
78	安顺茶香	王德福
81	“阿扎城”之谜	王德福
86	琴思	王德福
89	巫,在人心中游荡	王德福
二、大山深处		
92	高原的风	王德福
	——木冲沟印象	王德福
98	呵,周训林!	王德福
103	壮丽人生	王德福
	——汪家寨煤矿纪事	王德福
109	“百灵鸟”之歌	王德福
125	镇远“和平村”记	王德福
131	湄潭的浙大精神	王德福
134	梵净秋深	王德福
139	秘境可乐	王德福

目 录

CONTENTS

142 难忘的老人

147 笛声

150 走向草海

153 宁静的精神乐土

156 闪光的记忆

160 情牵两岸

170 神秘的台湾狗

173 又见莲雾

三、文坛往事

176 同文学结缘

180 花气袭人的地方

185 文学讲习所的日日夜夜

194 人才难得

200 蚂蚁啃骨头

——记《挡不住的洪流》编写经过

205 《这也是战争》的幕后风波

209 风雨如磐的日子

215 尘封的悲喜剧

220 忽如一夜春风来

226 树欲静而风不止

目 录

- 232 他在文学的贵州道上长跑
——寒先艾印象
- 238 赤心拳拳、风骨铮铮的汪小川
- 244 一路高歌的诗人田兵
- 249 一位有独立精神的作家
- 253 化石为泥,乃结硕果
——我所知道的作家石果
- 四、锦绣高原
- 257 跋涉者的足迹
——《贵州古文化研究》读后感
- 262 护花还需种花人
——谈贵州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
- 269 独特的屯堡文化
- 286 传达远古信息的《撮泰吉》
- 292 一枝独秀的民间蜡染
- 308 刺绣、挑花的风采
- 315 心中灵性,蜡底华章
——谈《洪福远蜡染作品集》
- 325 乌蒙跳花
- 330 后记

一、回望故土

过年

旧时的安顺，过年是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从腊月二十三“祭灶”开始，各家都在营造节日气氛，到正月十五过大年止，起起落落要热闹二十来天。

这期间，最起劲的是娃娃。特别像我这样寒素之家的娃娃，平常过的节俭日子，每年最盼望的便是过年。虽是寒素之家，筹办过年也是如火如荼的。筹办的主要项目是吃食：舂糍粑，蒸糕粑，蒸甜酒，磕糯米面，这些早在“祭灶”之前就着手了；煮腊肉，蒸香肠，炖刀头，宰雄鸡，则是在“祭灶”后进行。到了年三十，母亲更是在灶前忙个不停，要做出足够年初一至年初三全家享用的菜食，因为年节期间不仅不能动针线，动扫帚撮箕，菜刀砧板也是不能动的，动了便认为不吉利，其结果，我在饴甘饴肥之中，还领略到一种浓浓的沁人心脾的年节气味。至于穿新衣，戴新帽，我兴趣不大，但一定会有的，任怎么困难母亲也要将我包装一番，不然她这当妈的便会受到亲朋耻笑。而对我如锦上添花的则是“压岁钱”了。母亲给“压岁钱”有规矩，年初一要在她床前喊声：“亲妈，给你拜年！”于是，红纸包着的“压岁钱”便暖呼呼地

压在我的掌心。亲戚中的长辈也给,那是年初一以后的事。

记得腊月二十三的“祭灶”要供枣子糖,那是乡下的屯堡人用糯米提炼制作的,形如大枣,其色雪白,黏性极强。据说这天灶王菩萨要向玉皇大帝禀奏所在人家一年来的表现。试问谁家没有一点难言之隐呀,索性让枣子糖把他的嘴粘住,以免他到上级那里翻嘴弄舌。我不喜欢吃枣子糖,却喜欢它发挥的作用。只是有点怀疑,玉皇大帝只有一个,各家的灶王都同时上天,他那凌霄宝殿不会被挤爆么?而且,灶王们都说不出话,他该如何是好?

年三十夜照例全家团聚吃团圆饭,我家的团圆饭不是摆七盘八碗,而是吃的安顺式火锅,这种火锅的锅底铺垫用刀切的青菜白菜,称为“长命菜”,上面环列油炸山药,空心豆腐果,粉丝,红烧樱桃肉,糟辣鸡杂,韭黄回锅蛋等等,中间则一定是辣子鸡,这些佳肴全都是烹调好了的,混在一起,这种味道沾上那种味道,便产生出一种绝妙的天下无双的味道。吃罢团圆饭便要彻夜不眠地守“年老者”,这是象征性的,我从未见过这位“年老者”是甚等模样,也许在过去的年代,会以类似西方圣诞老人那样的形象出现。“年老者”见不着,便与母亲一起做“糖烙粑”,那是糯米面和水捏制成铜钱大小,中心包红糖或家制玫瑰糖,放在涂了食油的凸形瓦锅上烙制,烙成后盛于器内,以后几天用水煮了吃,说实话,它并不可口,但捏制时很好玩,足可消磨漫漫长夜。午夜时分还要祭“扫把神”,将扫帚洗净置于灶上,供以香烛,母亲则口中念念有词:“扫把神,扫把神,快快下来显威灵……”旧时安顺,除了人的世界,还有个活跃的“神”的世界,为了寻求心灵与现实的平衡,人们可以将

任何东西封赠为“神”，现实中污秽太多，便央求“扫把神”下凡“显威灵”。同时，在灶火内还烧蛇蚤叶（冬青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这是象征把跳蚤、虱子、臭虫之类通通烧死，我认为还象征放爆竹，那年月除夕放爆竹是有钱人家的事。熬夜熬久了实在无聊，眼睛皮打架，便被母亲赶去床上睡觉。

年初一早上整个安顺城出奇的安静，原因除了人们熬了夜大都在睡觉，重要的是没有了半月来特别喧嚣的公鸡的啼叫，它们在年三十都被宰光了。只有娃娃起身早，在街上东一下西一下地放爆竹，还放火花和黄烟，而这反助长了节日的安宁。临近中午，街上的饮食摊和爆竹烟花摊逐渐增多，睡足了的人们也穿着整齐地纷纷上街闲逛，熟人见面便互相作揖，连称“拜年！拜年！”连素有嫌隙和年前还逼债躲债的人也如此，好一派祥和气象！这天不兴走门户拜年。人们除了逛街，便是去爬南门城墙边的塔山，或乘马车去南郊的华严洞，称为“游百病”。其词不通，意却明白，即经此一游便百病祛除。

年初二是大拜年的日子，各户人家都作了接待的准备，除了葵花、花生、瓜子等炒熟的干果，还要准备装有现金的红包，因为拜年者多半携带娃娃，母亲给我的“压岁钱”很少，所以我最喜欢跟随她去别人家拜年，去的人家多，得的红包也就多。红包里的钱任我自由支配，那份快乐，是富裕人家子弟绝对享受不到的。这天，除了拜年者，还有穿戴纸衣纸冠的乞丐敲打着竹板上门，说些吉祥话。如主人家不肯施舍，他便会口出恶言，如“你不给来我不走，好比老鸱守死狗……”所以，许多人家对这种乞丐都害怕。

年初三过年已渐入低潮，一些关门过年的店铺卸下了铺板，卖小吃的摊点逐渐减少，行人的步履也变得匆

忙了。但热闹还是有的,那便是到药王庙进香。这药王是扁鹊?是孙思邈?还是韦善俊、韦古道?谁也弄不清楚,但香火却旺盛得很,可见人们对健康的重视。药王庙小小的,坐落于东门坡上,由五眼井旁的一条逼陡的石阶路通向庙门,这石阶路称为“上天梯”,我对这名称很感兴趣,每次代表全家去向药王祈求健康,最惬意的便是被潮涌般的香客裹挟着登“上天梯”。这大概能让我驰骋想象,因我喜欢想象。以后,年节的气氛逐渐消隐。当然,正月十五又有好吃的,称为“过大年”,至于吃元宵,安顺人好像不甚讲究。此时,我的心境有点落寞,所谓好景不长,我又要去过那种艰难的寒素日子了。

七月半

七月半的中元节是“鬼节”，旧时的安顺要热闹半个月。热闹的当然是人，不过活动似乎都带了鬼气。

热闹首先从每个家庭内发起。旧历七月初一，我母亲就从柜子里取出特别印制的祖宗牌，悬挂在堂屋正壁，而原供有神位，则悬挂于侧壁。祖宗牌下设供桌，燃起香烛，摆上面粉蒸成的供果，每日两餐还要用佳肴上供，这样一直延续到七月十四。这半月全家充满祥和之气，据说祖宗已被请回来，不循规蹈矩祖宗会生气。我看，令我循规蹈矩的还不是怕祖宗生气，而是每餐都可以品尝从供桌上撤下来的好东西。

但也有让我苦恼的时候，这就是初十左右，母亲要我参加封“包”和伏案写“包”。这“包”的制作很复杂，先将一张按格式印就的白绵纸在桌上铺开，后放上折成凹陷条状的纸钱，在凹陷处又放上纸做的金银锞，再从四面将封皮纸翻过来，粘上浆糊，便成了一个个小小的纸箱。我很烦这件事，参与时常常消极怠工，于是姐姐告状，母亲就骂；“你这个小钦犯！你还要不要祖宗保佑你？”“包”装好了就要写上名字，以免祖宗在阴曹地

府错领，这写的任务每年铁定由我一人承担。母亲能写字，二姐也能写字，我就不懂为什么偏要我一人写。那样多的“包”，差不多堆了半间屋子，看着都害怕。可是母亲不讲道理，不仅要我写，还要我照着祖宗牌上历代先人的名讳一丝不苟地写，她只负责拟出分配的清单。那分配也不尽合理，越远的祖先越少，越近的祖先越多，莫非担心老先人已经投胎转世了？投胎转世了烧给他的“包”无人领取怎么办？我糊涂，看来母亲也糊涂。不过，我虽然心烦，每年都完成了写“包”任务，吃饭时母亲尽夹好菜嘉奖我。

七月十四烧“包”，多半是用箩筐装了挑到城墙脚去烧，烧前要像掣空心宝塔那样将包堆高，这是最好玩的，我很希望掣了就垮，垮了又掣；遗憾的是照母亲的指教掣了总是不会垮。夜色昏黑中开始点火，只见沿城墙脚一处又一处烈焰腾空，形成不见首尾的一条火龙，被称作“火老鸱”的纸灰满空飘荡。暗处人影幢幢，加上远处传来妇女悼亡的哀哀哭声，真有几鬼气，像我这种年龄的人渴望刺激，很能得到满足。烧“包”之后还要到城里放河灯，地点在北城的李家花园，这里花园早就没有了，而弯曲的石桥，清亮的河水，仍能引人入胜。放河灯者不多，看放河灯者却站满石桥和两岸，吵吵嚷嚷，你推我攘。偶有被挤落水的，人们就说这是淹死鬼在找替身了。那些用彩绘的纸制成荷花罩着的小油灯，在流水中飘飘荡荡，煞是好看；遇有在水流急处翻落的，人们就会发出惊呼和叹息，有人还会伸出长竹竿努力将它扶正。这些河灯是要漂到“阴间”去的了，可能是为享受人间半月温馨的老祖宗引路照明。

品味「过街调」

旧时安顺的风味小吃很多,只要包包里有钱,便可从街这头吃到街那头,从这条街吃到那条街,人们称之为吃“过街调”,至今我也不明白为何会有这样一个文理不通的说法,也许是音的讹转,也许是义的假借,不管怎样,提起这说法,我便馋涎欲滴,并生发出几多温馨的回想。

小吃的名目甚多,四季不衰的有油炸粑稀饭、油炸鸡蛋糕、油烙肉饼、荞凉粉、鸡丁干粉、鸡肉汤圆、卷粉、炖面行面、水波波(类似水饺)、甜糕、冲冲糕、油香、油烙粑等,季节性的有春天的荞尔菜粑,夏天的水晶糕,秋天的芝麻洗沙月饼,冬天的炖鸭汤粉等。从名目上看,有的食品外地也有,而在安顺却另有特色。例如油炸鸡蛋糕,它其实没有加鸡蛋,是用多棱或圆形的薄铁模盛满米浆,填入肉馅或洗沙馅,放进滚烫的油锅中炸得皮面金黄,然后从模子中倒入瓷碟。奇的是还要用盛酱油的小瓷壶将鸡蛋糕压扁,再浇酱油,而那皮面便会发出吱吱的响声。荞凉粉的吃法也很特别,先从小脸盆般大的荞凉粉上用铜箴子箴成细条,或用小刀切削成颗成

片,置于碗内后加上必不可少的腐乳汁,还有辣椒油、油炸黄豆、香葱、酱油、醋等作料。操作之前摊主会问顾客:“是吃丝丝?吃片片?还是吃颗颗?”外乡人莫名其妙,本地人却会产生无比甜蜜的亲切感。

我不是美食家,也没有钱常去享受吃“过街调”的逍遥之乐,但自幼及馋,这些小吃都遍尝了的,而且知道哪种小吃哪家做得最好。新桥的荞凉粉和鸡肉汤圆,北街的鸡丁干粉,小十字的油烙肉饼和甜糕,南街的炖面和行面……说起炖面行面现在的人可能又不解了。所谓“炖面”是在放了作料的面条上加一块卤鸡肉,不加卤鸡肉的则称“行面”。这种炖面行面又分干面汤面,汤面只放肉脆哨,干面可复杂了,不仅放肉脆哨,还要加香菇肉末,油渍甜酱,红油辣椒。每吃一碗面还外带一小碟凉拌绿豆芽或盐菜,不收钱的。安顺人连吃面条都这样讲究,在我几乎跑遍全国之后,不禁为之纳罕。有趣的是跑堂吆唤:“一炖干面二行汤面!”“二炖汤面减条(量少),一行干面红重(多放辣椒)!”其声音颇具一种悠长的韵味。

据说安顺的小吃多而且精,是因这古城早就成了贵州西部的大烟集散地,吸大烟的人多,而瘾君子都讲究吃,不管如何,这些多而精的小吃我们这代人是着实享受了的。在长长的时间里,吃“过街调”只留在甜蜜的记忆之中,这些年有一些小吃逐渐恢复了,如前述的油炸鸡蛋糕和荞凉粉等,在街头已可品尝到,但较之往昔已大异其趣。我想,安顺已成为贵州西线的旅游中心,吃“过街调”不应只是昔日风流,还应是今朝盛事,谨对有心人拭目以待。

钟鼓楼

儿时曾听长辈讲一个笑话：四川人向安顺人吹嘘：四川有座峨眉山，离天只有三尺三；安顺人毫不示弱，答曰：安顺有个钟鼓楼，半截还在云里头。足见这钟鼓楼是很令安顺人自豪的。这钟鼓楼原位于安顺城内大十字，三层高，为亭阁式建筑，四面门洞颇高大，当时安顺没有什么高层房屋，相形之下它就显得巍峨壮观了，不过，离天还远着哩。此楼好像不准登临，反正我在安顺的二十多年间没有上去过，甚至也没有听说过楼上传出的钟鼓声。在我的记忆中，它就那样默默地兀立在那儿，黑糊糊的，很威严的。见了它，就呈现出安顺城的古老；有了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就界限分明了。

钟鼓楼是旧时安顺的信息中心，四周石墙上贴着许多官方告示、商业广告、戏报、新闻报，以及“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之类，尤以朝东一面贴得最多，每天都有不少行人驻足观看。我自幼便从这花花绿绿的世界中获得知识，譬如那留一小撇“人丹”胡的就是打我们中国的日本鬼